

# 大龜七版與何二類龜腹甲文例再探<sup>(1)</sup>

陳逸文

## 壹、前言

甲骨文例是指甲骨文字在甲骨上契刻的規律，屬於甲骨學的基礎知識。甲骨文字刻寫在龜甲以及獸骨上，文字行款走向不一定相同，契刻的部位與順序也都各有講究，與金文、戰國竹簡大多數從上而下、自右往左的記錄形式有很大的不同。甲骨出土時多半破碎不完整，更增添了判斷文字契刻規律的難度。學者很早就開始對甲骨文例展開探索，像孫詒讓《契文舉例》<sup>(2)</sup>、胡光燁《甲骨文例》<sup>(3)</sup>都是早期談論甲骨文例的專著，期間又經過多位學者的探索與研究，甲骨文例至今已足是甲骨學中的重要研究。劉影《殷墟胛骨文例》<sup>(4)</sup>以及何組《殷墟王卜辭龜腹甲文例研究》<sup>(5)</sup>分別就獸骨及龜腹甲的文例做全面的討論，內容豐富，論證詳實，是現今研究甲骨文例的重要參考資料。

甲骨文例研究既是探討文字契刻的規律，就會與文字的契刻者有密切的關係，是以近年來討論文例都會搭配甲骨字體來進行研究，上述《殷墟胛骨文例》、《殷墟王卜辭龜腹甲文例研究》都是根據甲骨字體來討論不同的文例現象，除此之外，像孫亞冰《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文例研究》等探討文例的專著<sup>(6)</sup>，也都是從甲骨字體的框架下對文例進行探討，可看出甲骨字體與甲骨文例的重要性。

目前對於甲骨文例的研究已累積不少成果，但研究方向以賓組為大

宗，何組甲骨文例的研究相對較少，《殷墟胛骨文例》中何組甲骨的部分只有一三頁；《殷墟王卜辭龜腹甲文例研究》討論何組甲骨也只有九頁，主要是受較少發現何組完整甲骨所限。一九三四年史語所第九次發掘的「大龜七版」，提供研究何二類甲骨文例的珍貴材料，對此學者已有不少討論，但通常只是就「大龜七版」進行分析，未與其他何二類龜甲做太多文例上的探究。

何組甲骨依其契刻材質又可分為胛骨、龜腹甲與龜背甲三種，根據載體的性質以及甲骨字體類型的差異，各有不同的文例特點。本文欲以「大龜七版」為研究發想，透過對六版龜腹甲的比對，再根據字體組類進行甲骨文例的研究，探討位置關係、契刻次序、分佈規律、行款走向甚至字體方向等文例內容的特色。本文研究之甲骨文例以何組後期為範圍，也就是學界一般認知黃天樹的何二類甲骨。

劉影認為文例研究的意義有幾項：1. 對文例有整體的把握才能正確釋讀卜辭，並糾正過往釋文的錯誤；2. 透過文例與刻辭部位的關係，可以為綴合提供判斷的依據；3. 從文例找出各版的關係，可以進行各類的排譜工作，並據此研究商代的社會、地理、人文風貌等等<sup>(7)</sup>。這樣的觀點很有見地，大部分卜辭內容較為簡短，且多只記一事，但有時不同卜辭所記載之事會有關聯，透過對文例的整理分析，可以幫我們更好地瞭解卜辭的內容，進而能將這些資料進行更有系統的整理，甚至可能對卜辭進行相關排譜工作。此外，一些使用文字的習慣，可能也會透

過文例展現出來。因此通過對何組文例的研究，我們可以更深入探討何組卜辭的內容，有助於推動對何組卜辭內容的各類理解。

## 貳、何組甲骨字體與文例的相關成果

### 一、何組甲骨字體研究成果

甲骨字體的差異是現今甲骨文字研究的基礎，也是文例研究的重要依據。何組名稱最早見於陳夢家先生《殷虛卜辭綜述》<sup>8</sup>，是將與貞人「何」有共版關係的貞人系聯成的團體，目前學界對於何組甲骨的判斷已有一定的成果，但細節仍有一些不同。以下略述這些年有關何組甲骨字體的重要研究：

#### 1·黃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sup>9</sup>

此書將王卜辭字體分為兩系發展，自貞組開始最後再歸於黃類，對目前所見商王卜辭做了大致的分類，至今甲骨學界多使用其分類標準及分類名稱，是現今影響最大的甲骨字體分類。黃天樹將何組卜辭分為「何組事何類」、「何組一類」、「何組二類」這三種字類。此書中描摹大量甲骨，雖言之有據，但並沒有對每版甲骨進行逐片分類，使用黃天樹的標準在實際操作分類時，有時會出現無法細分的問題。崎川隆曾對這問題提出很精闢的說明：

按黃先生的標準嘗試做分類研究的人都會知道，現實中依據黃先生所提出的標準會有大量判定不明、判別不清的情況出現，所以按照他的標準來進行逐片分類還是有相當困難的。<sup>10</sup>

筆者實際進行過許多未著錄甲骨的字體分類，很能認同崎川隆的觀點，黃天樹先生的分類框架大致可信，但細部還有些可探討的空間，其後陸續有一些更深入的研究。

#### 2·李學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sup>11</sup>

李學勤於一九七八年時雖已提出甲骨字體「兩系說」的概念，但遲至一九九六年才與彭裕商合著《殷墟甲骨分期研究》，時代比黃天樹略晚。此書與黃天樹之分類大致相同，但所分的類別較黃天樹精密，如將「何組」分為「何組一類」、「何組二類」、「何組三A類」、「何組三B類」等四小類，內容較黃書完整，還探討了非王卜辭的字體，範圍較廣。較不足處與黃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類似，特徵字的舉例及描摹不是很清楚，檢索不便，也沒有注意到字與字之間的橫向聯結。此書之分類在學界雖沒有黃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的影響來得大，但基本意見仍常見於甲骨分類專著中，同樣是很有開創性的著作。

#### 3·莫伯峰《殷墟甲骨卜辭字體分類研究》<sup>12</sup>

此書為莫伯峰二〇一一年發表的博士論文，論證比上引二書都更細緻，對《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補編》的每版甲骨進行逐片分類，在運用上也更為便利。此書對何組的分類仍是按照黃天樹「事何類」（附草體類）、「何組一類」、「何組二類」等大方向進行，但把「何草類」從「事何類」明確分出來，並多了一個「事何兼類」，莫伯峰將其放在「賓三類」與「何組事何類」之間的特別類型。值得說明的是，莫伯峰其實已注意到在黃天樹的類別下，許多大類中存在很多不同的字型，但在他的框架下（或者是說黃天樹的框架下），只要是「同版」，雖然字體有差異，都把這些不同字體視為同一類型，認為「這種

字形差異不影響其作為一種獨立的字體類型」，所以在他的分類中每一大類還有各種小類：

何組事何類：細筆轉折亞類、肥筆圓滑亞類、工整亞類、出頭「王」字類。

何一類：骨頭亞類、龜甲亞類、潦草亞類。

何二類：曲筆亞類、銳筆亞類、工整亞類。

#### 4·張昂《何類甲骨研究》<sup>13</sup>

此書為張昂二〇二三年發表的博士論文，是目前對何組甲骨最新且最全面的研究成果，除了探討何組甲骨的字體之外，還探討了何組甲骨中的某些常規貞卜的事類、貞人、何組相關字詞以及大龜七版相關探究。此論文將何組相關字體分為：賓何類（又分A、B兩類）、出何類、何一類（又分A、B兩類）、何二類（又分早中期、晚期這兩期），而每一類實際上又有若干亞類。張昂的字體分類深入辨別綜合諸家的成果，對何組甲骨進行細膩的比對與分析，注意到何組甲骨存在多種不同的字體，是目前對何組甲骨進行最細緻的分類，成果值得參考。

上述是從何組整體大方向來探討甲骨字體的專著，除以上幾本之外，還有張軍濤《何組卜辭的整理與研究》<sup>14</sup>、王蘊智《殷商甲骨文研究》<sup>15</sup>、戴可為《何組卜辭字形整理與研究》<sup>16</sup>、筆者的博士論文《中研院史語所殷墟第一到九次甲骨之整理與研究》<sup>17</sup>等等，這些論著都有對何組甲骨進行不同程度的分類，也有許多研究成果與特色，但礙於篇幅，僅就目前影響較大的論著進行介紹，也可參考張昂《何類甲骨研究》<sup>18</sup>的相關介紹。其他像王建軍《殷墟甲骨卜辭分期分類研究綜述》<sup>19</sup>這類對甲骨字體進行概論介紹的文章此不贅述。

目前學界對何組甲骨字體的分類仍是以黃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的「事何類」、「何組一類」、「何組二類」為主，但上引莫伯峰、張昂等人已對黃天樹的分類有所補充修正，這些修正意見基本集中在黃天樹的「事何類」、「何一類」，而對於何組甲骨後期的「何二類」則較無太大的異議。「何二類」甲骨的數量佔何組甲骨一半以上，在何組甲骨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義。本文並打算探討何組甲骨字體的細部分類問題，而是以較無爭議的何組甲骨後期的「何二類」為討論的對象。「大龜七版」的字體正屬於「何二類」，並因其為完整大龜，故有許多可供探討之處。

## 二、何組文例相關研究

近二〇年關於何組文例的重要研究，有宋雅萍《商代背甲刻辭研究》、劉影《殷墟胛骨文例》以及何會《殷墟王卜辭龜腹甲文例研究》等專著，以下略敘其內容。

### 1·宋雅萍《商代背甲刻辭研究》<sup>20</sup>

此書是宋雅萍二〇一三年發表的博士論文，討論殷商所見的龜背甲刻辭內容，有專章探討何組甲骨的文例。何組甲骨的背甲刻辭約有七〇〇餘片，該書總結何組甲骨背甲刻辭的行款形式，指出約可分為「單行直行而下」、「下行而右或下行而左作數行」、「不規則行款」等三類，又分別從胛甲、肋甲、邊甲等部位進行論述。何組背甲的行款基本上比龜腹甲與胛骨略為單純，此書對何組背甲大部分的論述很有參考價值。

此書的分類採用黃天樹的分類標準，在書附上所有龜背甲字體組類的編號。但如同前文所提，黃天樹的分類只列舉了一些很典型的例子，

很多關鍵字並不精確，也沒有逐片分類，使用者必須自行判斷。宋雅萍此書中所舉很多自行判斷是「何組一類」的例子，在莫伯峰的分類中另屬於「何組事何類」或是「何組二類」，實際上似乎並沒有那麼多黃天樹系統的「何組一類」龜背甲。這本書對背甲的各類研究都很詳實，參考價值很高，但在據黃天樹理論自行判斷何組字體的部分，可能要再參考其他書字體的分類。

## 2·劉影《殷墟胛骨文例》


此書內容豐富，是現今研究胛骨文例最重要的參考書，有很高的參考價值。此書將何組胛骨分成骨首、骨邊、骨扇三個部位來談論文例。使用何組甲骨字體時採用的是黃天樹的分類，黃天樹的分類標準很明確指出「何組事何類」（附草體）用龜不用骨；「何組一類」龜骨兼用；「何組二類」用龜不用骨，因此可以推導出在黃天樹的系統中，只要是何組的胛骨刻辭全都是「何組一類」，是以劉影《殷墟胛骨文例》中只有討論「何組一類」（黃天樹）甲骨文例的內容。

事實上何組各組類都有用到骨，只是數量多寡不同，黃天樹系統中的「何組事何類」、「何組二類」的字體其實也都有出現在胛骨上，像莫伯峰就把《合》31304、31324、31333、31354、31361等獸骨刻辭都歸到「何組事何類」；或把《合》31377+《合補》10075、《合》31513分到他自己「新立的「何草類」中，顯示莫伯峰並不認為只有黃天樹的「何組一類」才使用獸骨。因此劉影把所有的何組的胛骨刻辭都當成同一類來探討是有些可再商榷，像他在討論《合》26907文例時，就覺得與一般「何組一類」（黃天樹）有些不同：「這種文例，何組一類發現的不多，……這版何組二類（案：此應為何組一類的錯字）卜辭則正好相反。」<sup>22</sup>就是因為劉影按照黃天樹的分類，沒有將這些相異的何組字體分開來研究，導致最後並沒有整理出何組胛骨在文例上的共通性，因

為他的研究材料中其實包括有不同的何組字體，不同字體本來就各有不同文例的特色。

## 3·何會《殷墟王卜辭龜腹甲文例研究》

此書的分類標準同樣依據黃天樹，將何組龜腹甲刻辭分為「何組事何類」、「何組一類」、「何組二類」進行討論。龜腹甲狀況比胛骨單純一些，黃天樹分類最多異議的就是把大量不同的獸骨字體都分到「何組一類」中，但他系統中「何組一類」只有很少量的龜甲，也就是說如果只看龜甲的分類，黃天樹的分類比較能符合實際的情況。所以同樣是根據黃天樹的字體來討論何組文例材料，何會對何組龜腹甲的整理會比劉影討論何組胛骨的文例來得精確。

黃天樹系統中的「何組二類」包括著名的大龜七版，其中有六版較完整的龜腹甲，因此何會先從「何組二類」開始展開討論，不過這六版的行款很亂，雖然出土時是疊壓在一起的，但行款有時「先上後下」、「先下後上」、「先內後外」、「先外後內」不太統一。董作賓認為這是貞人「狄」的創作，他「在六版上把款式改得特別複雜」，是「第三期卜辭的奇怪款式」<sup>23</sup>。這幾版行款確實紛亂，何會提到這種布局「僅在何組中使用了一段時間，到黃類卜辭就被廢棄不用了」<sup>24</sup>。整體而言，何會對黃天樹「何組二類」的部分分析是可信的，但因為使用黃天樹的分類，像《合》29681這種略為不同的「」，多半只出現在獸骨上的字體就沒有被何會注意到，而其他何組不同字體的龜腹甲狀況也沒特別討論，有些白玉微瑕。

## 4·趙鵬《殷墟有字甲骨鑽鑿布局與占卜形式探研》<sup>25</sup>

此書是趙鵬二〇二四年出版的專書，探討胛骨與龜甲背面鑽鑿與正面卜問行款、占卜形式的對應，依照不同的甲骨組類做分析，內容豐

富，很有參考價值，對於自肥筆類、自小字類、出類、自歷間類、歷一類、歷二類、賓一類、典賓類、賓出類等，甚至連午組、婦女類、圓體類、花東等非王卜辭的甲骨都有進行探討，以主題來看，可以說涵蓋甚廣。不過對於何組、黃組並沒有像其他組類進行細部字類的分析，而僅是以「何組」、「黃組」這樣大範圍的說明。在進行「胛骨」論述時，舉例仍有使用「何一」、「何組」等稱呼，但到了龜腹甲與龜背甲時，只有使用「何組」的稱呼。不得不說在其他組類的對比下，「何組」的敘述顯得有些單純，或許是趙鵬在撰寫此書時認為何組的字類尚有可商之處，這也留下了可探討的空間。此書雖然討論何組的篇幅也只有八頁，但仍談論到卜辭布局、占卜順序等文例相關內容。

以上是近年有關討論何組文例的專著，張昂《何類甲骨研究》也還有一些關於「文例」的篇章，如第五章「何類習刻研究」中的「何一類胛骨文例」；下編「何類相關字詞叢考」中的「『大龜七版』所見何二類腹甲的特殊文例」，但篇幅不長，並沒有對何組甲骨進行如劉影、何會、趙鵬這樣有系統的探究，而是引用了趙鵬對「大龜七版」鑽鑿的圖片，<sup>(26)</sup>指出「何二類」的左右尾甲有一種特殊「背靠背」的鑽鑿，導致尾甲會出現文字方向有異的現象，<sup>(27)</sup>但其他關於何組文例的討論並不多。除此之外，還有王立奎的《何組甲骨文書刻實踐研究》<sup>(28)</sup>，王立奎的分類系統參考王蘊智與張軍濤，主要是用書法的角度對何組甲骨進行字體上的分析，內容很短，與本研究涉及的論點與討論也不太相關，於此不特別討論。

## 參、大龜七版的文例

### 一、大龜七版的出土與特色

大龜七版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於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

在涇北侯家莊南地H5：20坑所發掘到的，屬於第九次發掘的成果，距離出土大量王卜辭的殷墟安陽小屯隔著洹水相望，有幾公里的距離。大龜七版除了一版龜背甲之外，其餘六版龜腹甲有幾個特色：1. 是少見完整的何組大龜，除了這幾版甲骨之外，目前並沒有發現其他完整的何組大龜。2. 有幾版有何組真人「狄」的署名。3. 出土時排列方式很緊密，是有字面向下，鑽鑿面向上，六版龜腹甲緊密疊壓起來的狀態被發現。4. 這六版甲骨文字的行款同中有異，有些行款在所有龜腹甲文例中也屬於較有特色的。5. 在某幾版左、右腹甲及尾甲的部分各有一組「背靠背」而不是同方向的鑽鑿。

張昂認為這六版甲骨的時代大概在何組二類的早期到中期之間，「刻寫時間有一定的間隔，且出自至少三位以上的刻手。」<sup>(30)</sup>這六版龜腹甲的內容包括戰爭、田獵、祭祀、卜夕，與同時期甲骨對比，並沒有很明確的特色與關聯性。但是以這樣六塊疊在一起，單獨儲放在離目前發現的何組甲骨有段距離的地方，很有討論的空間。張昂認為「可能出於某種未知的特殊的原因，這七版甲骨被整齊地堆疊在一起，且存放了一段時間才被埋藏」<sup>(31)</sup>。

本文贊同張昂將這幾版甲骨放到何組二類較早的時間，不過對於這幾版甲骨究竟是幾位刻手所刻的，有一些不同的意見。同一版甲骨上可以有不同刻手，因為一塊甲骨並不是立刻使用完，因此有兩位以上的刻工是合理的，不少甲骨上面都有兩種以上的字體，顯示出刻手不只一位。不過張昂在舉例時，有提到同一條卜辭的正反對貞，屬於兩種字體，這點或許可以在思考，如所舉《合》27146（甲3914），張昂認為某些對貞分別屬於她分類的𠄎式與𠄎式字體，但對貞一般都是同時間刻的，畢竟是同一件事的正反卜問，分別由兩個人來刻似乎有些怪異。由張昂所舉例字來看，某些字確實寫法不一樣，如果以「字跡」的差異來判斷，確實應該分成兩種類別來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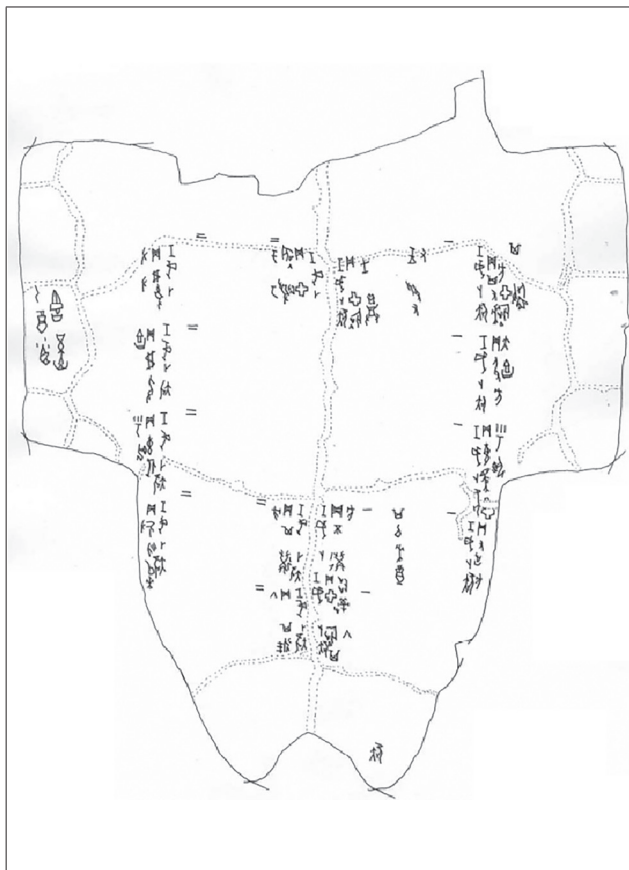
不過筆者認為有幾點需要考慮，第一：刻與寫是很不相同之事。甲骨文字有時會左右相反，我們如果要寫一個左右相反的字，由於受到筆順與方向相反與平時撰寫習慣的影響，會讓我們不容易寫出一個宛如鏡像般左右相反的字體，可將自己名字左右相反來書寫來嘗試，更何況是用刀契刻，不一定每一筆都能刻好。第二：甲骨材質與竹簡、紙等材質大不相同，除了表面凹凸不平之外，經鑽鑿後裂開的卜兆、龜甲本身的盾紋，都可能干擾到契刻，導致某些筆畫、結構受到影響。筆者以為上述原因，也可能讓對貞卜辭的某些字體出現差異，因此某幾個字的寫法不同，是否就代表不同的刻工，會不會是受到龜甲本身材質或書寫方向的限制，或許可以再討論。

## 二、大龜七版的文例再探

### (一)、大龜七版的文例研究成果

何會《殷墟王卜辭龜腹甲文例研究》中，將何組龜腹甲卜辭整理出了四個行款的特點：1·縱向分區意圖明顯，每條卜辭的首行，盡量在一條豎線上。2·前甲與後甲近邊緣的卜辭自上而下，由內而外。3·首甲成為獨立刻辭區，但仍與過往相類，自上而下，由外而內。4·尾甲有一些特例，自上而下，由外而內。<sup>(32)</sup>而對「大龜七版」的卜辭布局，則另外進行探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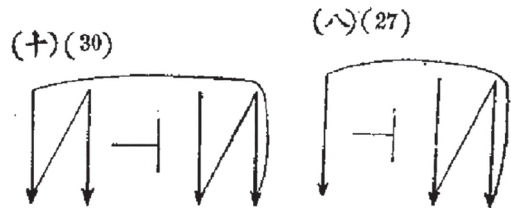
為了方便參考占卜的順序以及布局，筆者將「大龜七版」中六版龜腹甲的摹本標上對應六〇位數的干支，卜辭行款走向與同一列甲骨不同的會圈起並標示出方向，說明處列舉何會與董作賓特殊行款做比對：



編號：合 28011 (甲 39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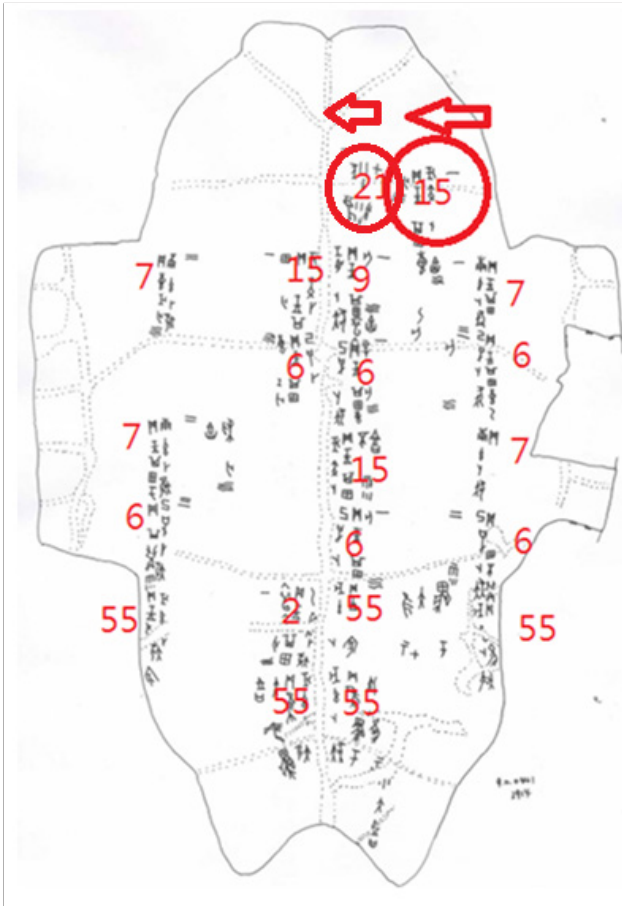
何會：干支都是壬戌，由序數可知每組都是先右後左，其他無法確定。

董作賓特殊行款：



案：除右前甲、右後甲的特殊行款較為特別外，無法看出其他規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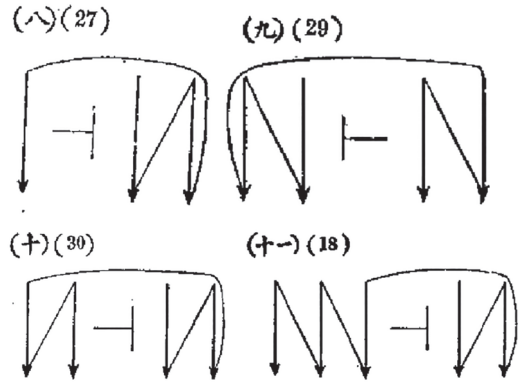
圖表一、「大龜七版」中六版龜腹甲摹本<sup>(33)</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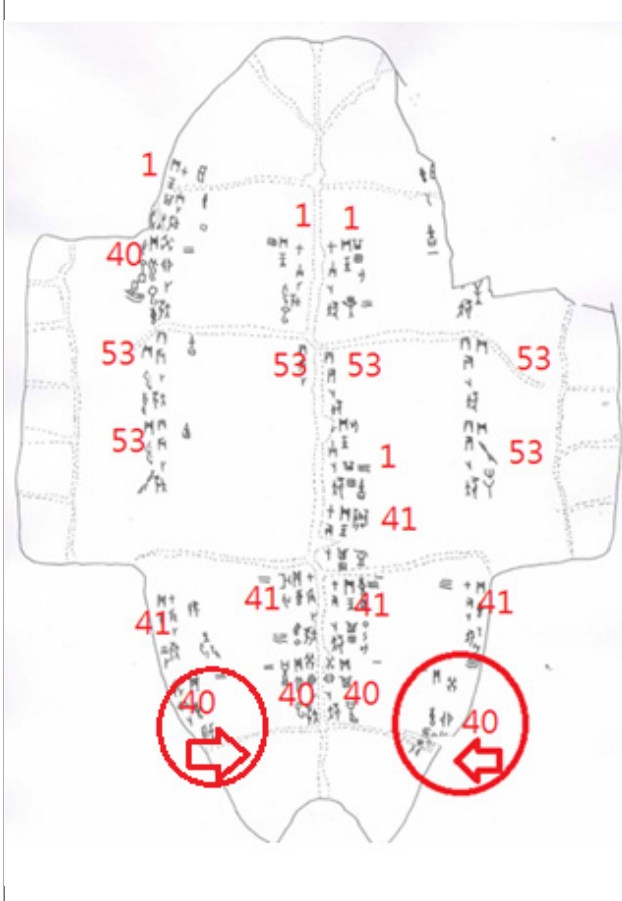
編號：合 27146 (甲 3914)

何會：「乙丑 2」、「壬申 9」、「甲申 21」為單貞，其於為先右後左、先內後外、先下後上。

董作賓特殊行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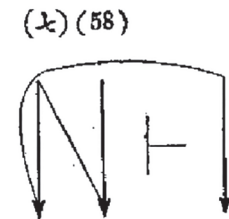
案：本版除了有特殊行款之外，「己巳 6」與「庚午 7」以及「戊寅 15」其實都有錯落的情況，比較像是胛骨上的「相間卜辭」，並沒有如何會講得那麼規律。右前甲最上端「甲申 21」除有缺刻外，行款也與一般相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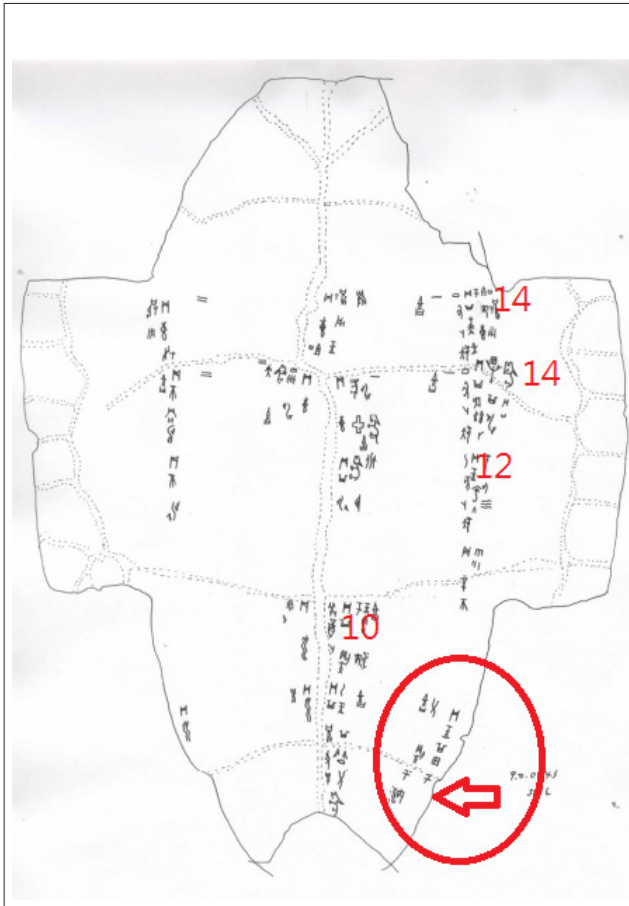
編號：合 30757 (甲 3915)

何會：基本按照先右後左、先內後外、先下後上。

董作賓特殊行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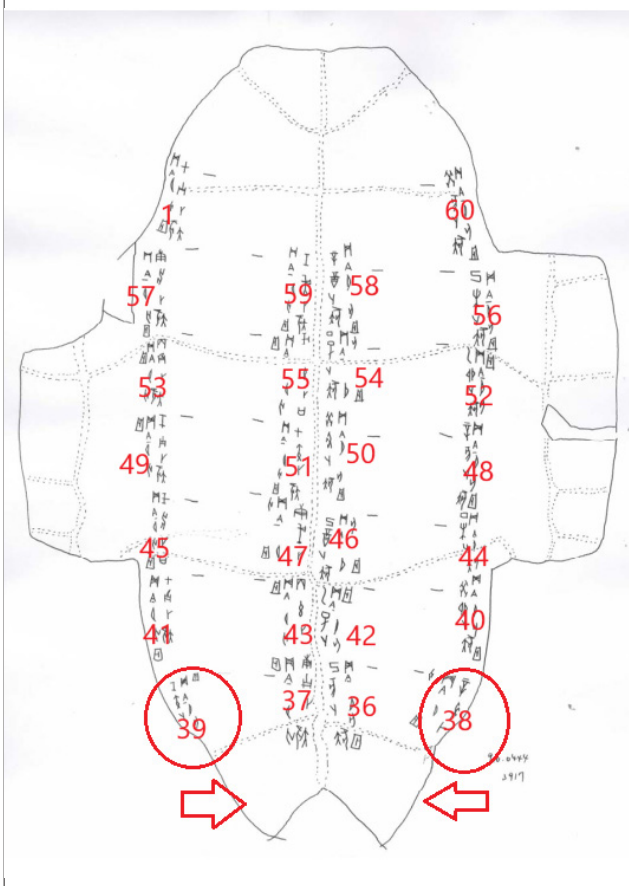
案：本版有四組干支，基本如同何會之分析，但仍然可看到「癸卯 40」、「甲子 1」有幾例與其他卜辭相間的現象，跟上版《合》27146 (甲 3914) 的情況有些類似。不過從卜問的干支，看不太出來是否有先內後外的切卻證據。



編號：合 30439 (甲 3916)

何會：癸酉（後甲、尾甲）：先右後左，先內後外，先上後下。乙亥、丁丑（前甲、中甲）：先右後左，先外後內，先下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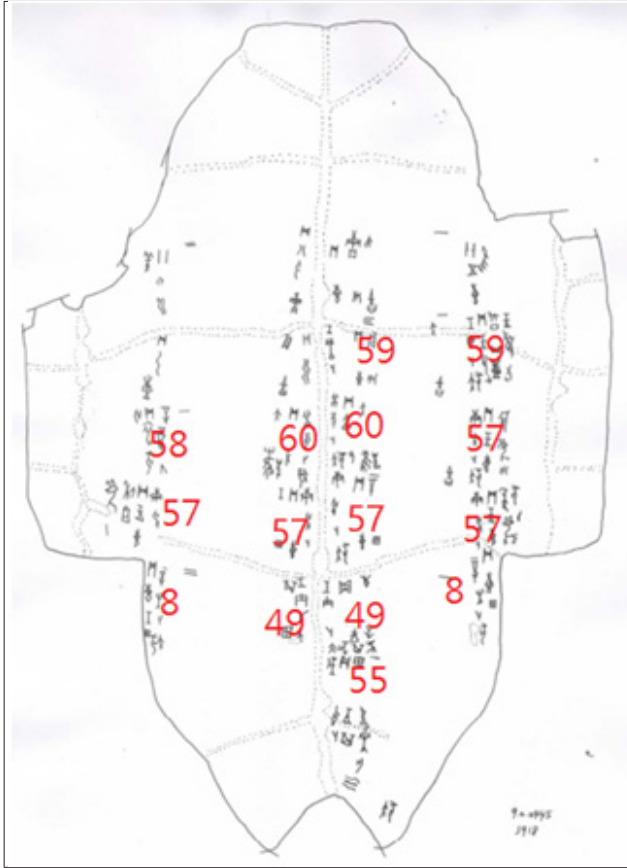
案：此版在尾甲以先上後下的形式就與前幾版不同。何會判斷未註明干支卜辭的先後從屬應是透過位置與內容，基本上是可信。首刻為右後甲「癸酉 10」，但在右後甲邊上未有對應的卜辭，左右尾甲的兩組卜辭，其實也不太容易判斷先後，說是先內後外似乎不好確認。



編號：合 31549 (甲 3917)

何會：尾甲 4 日，先右後左、先內後外。其餘 22 日，先右後左，先外後內、自下而上。

案：比起上版的《合》30439 (甲 3916) 本版在尾甲確實有出現先內後外的現象，而其餘甲骨的文例次序十分嚴謹，是這幾版甲骨內最規整的。



編號：合 27459 (甲 3918)

何會：所涉干支較多，「庚申 57」、「壬戌 59」的卜問較多，基本上是按照「先右後左，先外後內，先下後上」的順序。

案：此版其實並沒有很明確的規律。「庚申 57」的五條相關卜辭，不容易看出先後。右後甲與右尾甲的「壬戌 49」與「戊午 55」還能用《合》30439 (甲 3916) 尾甲部分的先上後下來比對，但「癸亥 60」、「辛未 8」穿插本版卻也看不太出規律。

前引何會整理的「何二類」卜辭文例與其所舉「大龜七版龜腹甲文例」概念上略有不同，前者主要是行款的走向，所以用字會是「『自』上而下」、「『由』內而外」；後者是不同的卜辭的布局，所以用字是「『先』上『後』下」、「『先』內『後』外」等等。由上表的說明可看出，大方向與何會的整理相同，但筆者可以再補充這幾版文例的幾個情況：

1. 基本上整體文例順序是「先右後左」，接下來「先內後外、先下後上」；「先外後內、先下後上」；「先上後下、先外後內」都有，形式其實不太統一。
2. 沒有很絕對的分區概念，相間卜問，或是亂跳的形式都有。
3. 大部分貞人都是「狄」，董作賓已指出他有很多奇怪的款式。何會則以為這些特殊款式多在腹甲近邊緣處，到黃組就廢棄不用了。
4. 後甲靠近尾甲的地方或者不刻，刻的話看似都由外而內刻寫，與全版的走向相反，若契刻就不會有甲尾的記事刻辭。除「大龜七版」之外，《合》27690、27691、27692、27693、29422 都是這樣例子。
5. 「何二類」甲骨上的鑽鑿主要為主體兩列密集布局，有幾版在前甲、後甲靠甲橋處會另增加一排「背靠背」的鑽鑿，形成三列結構，在尾甲的兩列鑽鑿通常也會以「背靠背」的方式呈現。<sup>(34)</sup> 這種鑽鑿是影響尾甲文例的專字及行款方向相反的原因。<sup>(35)</sup>

### (二)、大龜七版的「第三列」特殊鑽鑿「不使用」的狀況<sup>(36)</sup>









關於「何二類」甲骨上的布局，我們可以注意一些特別的現象。何組甲骨雖然有許多特別的行款，但基本上仍可看出「何二類」甲骨左、右腹甲只契刻兩列甲骨，呈現一種較為整齊的序列，也就是何會講的「縱向分區意圖明顯」，不過「何二類」甲骨前甲、後甲有時會有「第

「三列」鑽鑿，但大龜七版看不到對應「第三列」鑽鑿的卜辭。《合》28011 (甲 3913)、《合》27146 (甲 3914)、《合》30757 (甲 3915) 會出現董作賓所謂特殊行款，可能是為了遷就這些「第三列」鑽鑿，才刻寫到奇怪的位置。但是這些「第三列」鑽鑿似乎都沒有看到對應的卜辭。《合》31549 (甲 3917) 是大龜七版中排列最有規律的甲骨，一共連續二六日不間斷的進行卜貞卜，這版甲骨的前甲、後甲也有第三列與第二排呈現背靠背的鑽鑿。但此版甲骨背面有大量泥土與黏膠痕跡，有點看不清是否經過燒灼，趙鵬書上有畫上鑽鑿但是沒有畫出灼痕；董作賓的摹本在正面有畫出卜兆<sup>38</sup>，目前雖無法肯定此版「第三列」鑽鑿是否有燒灼，但是這「第三列」鑽鑿「沒有正式使用」應該是可以確定的，因為《合》31549 (甲 3917) 這一六日的連續占卜並沒有空出安排第三列鑽鑿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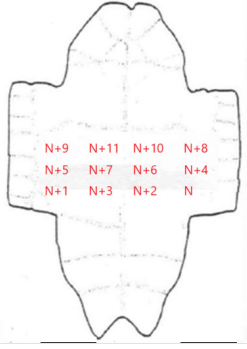
(三)、其他「何二類」常規貞卜的文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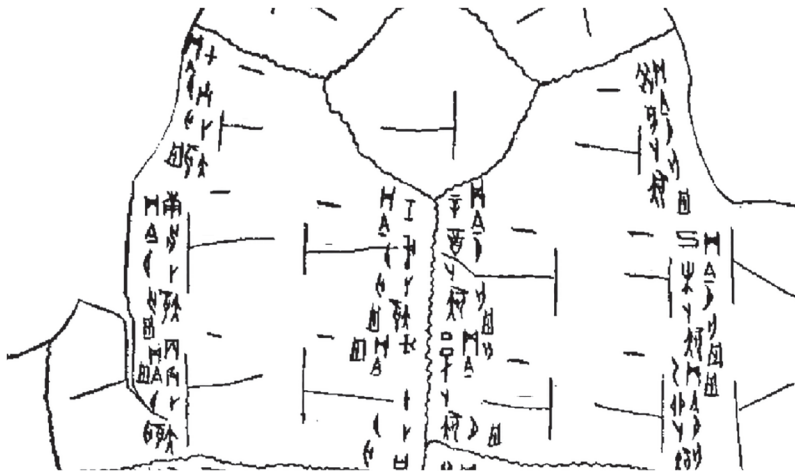
透過「常規貞卜」的卜辭與鑽鑿的對應狀況<sup>39</sup>，可以再來看看其他「何二類」龜腹甲的布局。「何二類」左、右腹甲只契刻兩列甲骨，而有些龜腹甲會有第三列背靠背的鑽鑿，或許這些第三列的鑽也都不是正式使用的，所以「何二類」左、右腹甲上都不會出現第三列的卜辭，這個發現其實有助於補完「何二類」「常規貞卜」的闕文與幫助綴合。請看下列例子：

上舉常規貞卜中的卜辭十分規律，一排最多只會有四列卜辭，所以下排與上排會差四句，左、右腹甲中相鄰的兩列會差二句。卜夕卜辭下排與上排會差四天，左、右腹甲中相鄰的兩列會差二天。卜夕卜辭表格中「」雖是擬構，但其中另一個干支都是可搭配起來的。由此可見其他「何二類」常規貞卜多與「大龜七版」的文例相似，很有規律。

			
合 31437 癸未 20 癸亥 20	合 31445 癸巳 30 癸酉 10	合 31450 癸卯 40 癸未 20	合 31457 癸亥 60 癸卯 40
			
合 31485 癸未 20 癸亥 20	合 31486 癸巳 30 癸酉 10	合 31516 癸卯 40 癸未 20	下排與上排差 40 左右列差 20

圖表二、「何二類」常規貞卜舉例

			
合 31601 壬子 49 丙辰 53	合 31612 丁卯 4 [己] 巳 6	合 31622 庚午 7 甲戌 11 [戊寅] 15	合 31641 丙辰 53 [庚] 申 57
			
合 31655 庚申 57 [甲] 子 1	合 31656 癸亥 60 [丁] 卯 4	合 31657 壬戌 59 丙寅 3 庚午 7	下排與上排差 4 左右列差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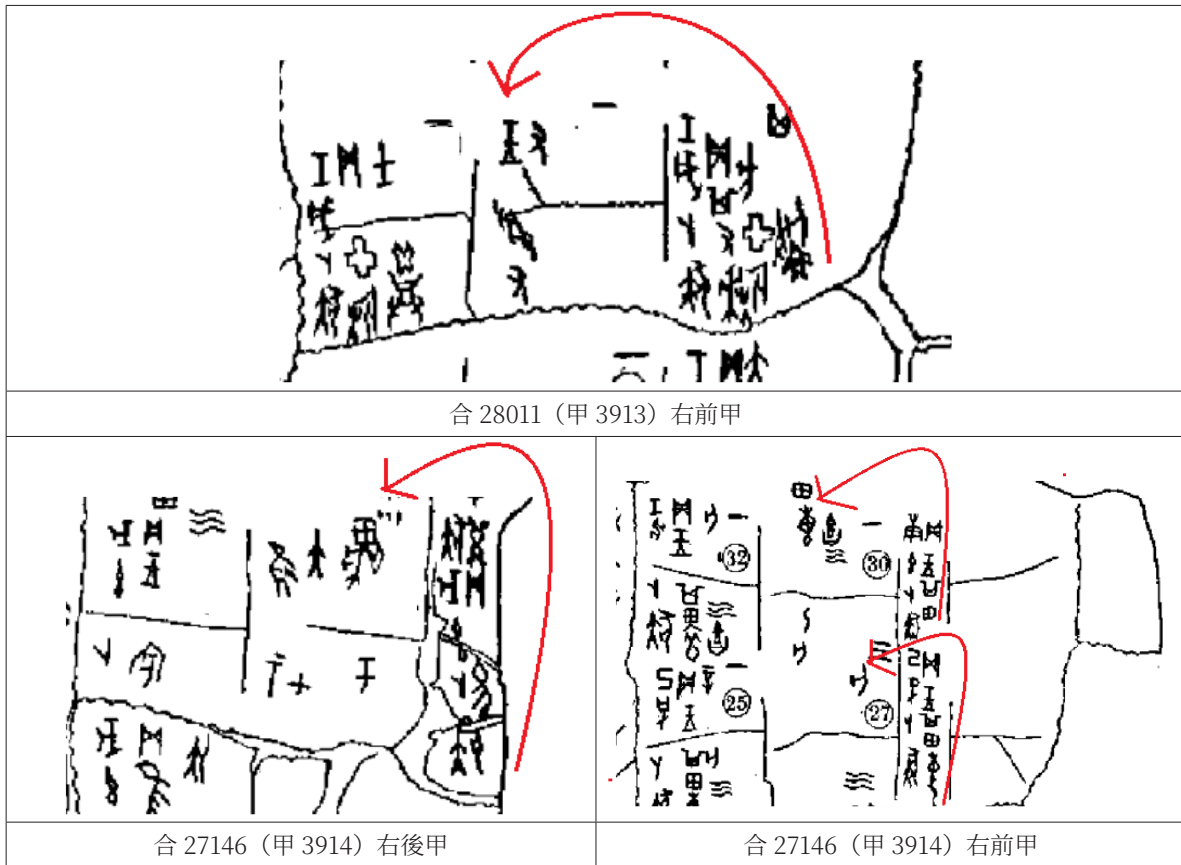


圖表三、卜兆或兆序與何二類卜辭位置的對應<sup>④</sup>

(四)、「何二類」行款走向與刻辭部位

從「大龜七版」來看，「何二類」龜腹甲喜歡在左右腹甲各刻兩列卜辭，一般而言先右後左、先下後上。靠千里路側的卜辭，行款通常會由內往外刻寫，而且會刻寫在下兆的兆枝（橫裂紋）上下；靠邊緣的卜辭，行款通常也會由內往外刻寫，但會刻寫在下兆（豎裂紋）的兆幹外側，所以透過卜兆或兆序與卜辭的相對位置，我們可以很容易看出此條卜辭屬於靠千里路還是靠邊緣的那一列。

「何二類」這種刻成兩列的現象其實很明顯，張昂另外也有提到「何二類」的「首甲、中甲、中溝與腋凹膀凹之間並不刻寫卜辭，造成腹甲版面多有『留白』」。「何二類」龜腹甲的這種布局看起來確實是比較疏朗的。不過筆者認為，從「大龜七版」還可以注意到一個現象，就是「空白」本身的意義，董作賓所指的特殊行款，都是屬於靠邊緣那一列的卜辭，但邊緣那一側並非沒有留有契刻的空間，為什麼需要「跳兆」去寫？請參下圖表

圖表四、跳兆卜辭的位置<sup>63</sup>

合 28011 (甲 3913) 右前甲

合 27146 (甲 3914) 右後甲

合 27146 (甲 3914) 右前甲

可以看到《合》28011 (甲 3913) 右前甲與《合》27146 (甲 3914) 右前甲旁邊都還有多餘的空間。筆者認為不在此處契刻或許有兩個可能的原因：1. 「何二類」卜辭本就喜歡留一些空白，除了張昞所提首甲、中甲、中溝與腋凹跨凹之外，也不喜歡在甲橋的位置契刻卜辭<sup>64</sup>，為了不刻到甲橋的位置，所以就將剩餘卜辭刻到中間，而且甲橋部位有時存在第三列的卜兆，雖然實際上可能不用於正式卜問，但若契刻在那個部位，或許會產生混淆。2. 上圖《合》27146 (甲 3914) 右後甲的部位太窄，已經沒有契刻剩下卜辭的餘地，所以一定只能契刻到中間，而《合》27146 (甲 3914) 右前甲是為了對齊右後甲的跳兆刻辭，所以也刻在那個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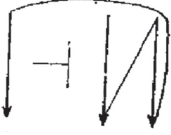


#### (五)、其他「何二類」與「大龜七版」相關的文例

除「大龜七版」外，「何二類」並沒有完整的龜腹甲，僅能透過「大龜七版」來還原一些文例。想要探討其他「何二類」龜腹甲的文例會有幾種限制，像是需要多條同排或是同列的甲骨、存在兩個以上完整干支的甲骨，或是位置較為特殊的甲骨等等。「大龜七版」有一些文例在「大龜七版」內部也是比較特別，以下補充一些可供對比的例子。

可以看到「大龜七版」的某些特殊行款也見於其他「何二類」甲骨，雖然數量比例很少，但仍代表「大龜七版」並不是特例。而其餘何會指出的卜辭行款或布局特色，像卜辭行款由內而外、縱向分區意圖明顯都很常在其他「何二類」見到，因為例子很多，不像上舉的特殊行款，此處就不一一舉例。整體而言，除了上舉這些特殊行款之外，筆者所見「何二類」龜腹甲文例與「大龜七版」的非特殊行款文例基本上是相符的。

雖然「何二類」龜腹甲文例與「大龜七版」大致相同，但稍微需要補充說明的是，何會所舉「何二類」首甲的「自上而下，由外而內」的這種例子，在「大龜七版」是看不到的，「大龜七版」並沒有使用到龜首甲的部分，何會書中所舉之例比較偏「何二類」晚期，那時候的布局與「大龜七版」有些差異。下面這幾版「何二類」腹甲不合「大龜七版」在尾甲的文例。





### (六)、「何二類」不同於「大龜七版」的文例

	<p>合 28471 案：本版卜辭為董作賓所言跳兆刻辭，與《合》28011（甲 3913）、《合》27146（甲 3914）的例子有些相似。</p> <p>(八)(27)</p> 
	<p>合 29364 案：「何二類」靠邊緣側的行款一般由內而外、刻在兆幹外側，此版卻是由外而內，有些特別。但與《合》27146（甲 3914）類似，都是在右前甲上端的位置，或許是因為太接近邊緣，導致空間不夠，故刻成此類狀況。</p>
	<p>合 29974 本版為右尾甲，有兩條卜辭，靠邊緣側卜辭的「卜」字走向與一般相反，與張昂指出《合》30757（甲 3915）、《合》31549（甲 3917）尾甲有背靠背鑽鑿，導致某些字方向相反的狀況相同。此版甲骨藏於史語所，筆者確認過照片，確實屬於背靠背鑽鑿<sup>(45)</sup>。</p>

圖表五、「何二類」特殊位置卜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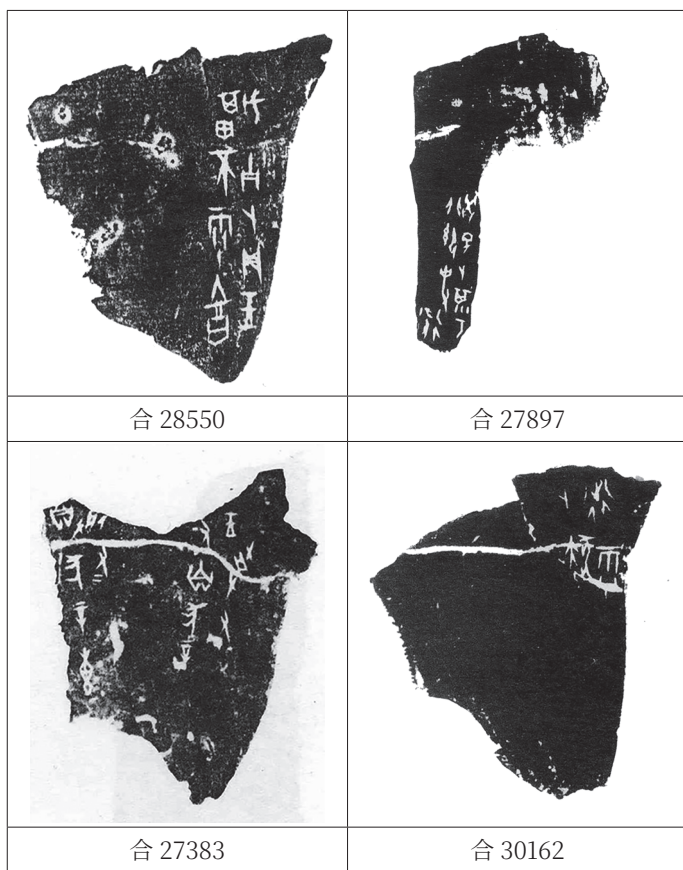
這幾版都是尾甲，也都是何會所舉尾甲近千里路處有個別是「自上而下，由外而內」刻寫的，與「大龜七版」靠千里路尾甲「由內而外」的刻寫方向相反。這幾版甲骨的情況與方才提到的首甲卜辭類似，字體與「大龜七版」這種何二類早、中期的字體有些差異，張昂將這類字體放在何二類亞類的「X」類，並認為在何二類的時代不會太早<sup>(46)</sup>。

接下來有幾版也是與「大龜七版」不同的例子：

	
<p>合 27739</p>	<p>合 30850</p>
	
<p>合 27463</p>	<p>合 27636</p>

圖表六、不同於「大龜七版」的「何二類」尾甲文例

圖表七、不同於「大龜七版」的「何二類」文例



《合》27383 靠邊緣側的卜辭是由內而外刻寫，不同於「大龜七版」由外而內。《合》30162 也是由內而外刻寫，但這版甲骨背面有兩個鑽鑿，而且不屬於背靠背的類型，而屬於一般燒灼由外向內的類型，與「大龜七版」的尾甲不同。《合》28550 雖然是由外而內，但僅有邊緣側的卜辭而沒有靠千里路的卜辭，而且「卜」的出支方向也與背靠背的「大龜七版」不同，但因此版甲骨未藏於史語所，無法檢索反面照片，故無法判斷其狀況。最後是《合》27897，大龜七版邊緣側的行款是由內而外，要到尾甲處才會變成由外而內，但這版甲骨在後甲的邊緣處就刻成由外而內，也是有差異之處。

最後再來看幾版「常規貞卜」與上述「大龜七版」形制不合之例：

圖表八、不同於「大龜七版」的「何二類常規貞卜」文例



雖然前引許多「常規貞卜」確實符合兩列卜辭、先右後左、先下後上、先外而內等規律，但筆者仍找出二版與之不同之例。《合》31438 有三列卜問，右下「癸卯40」、左下「癸未20」、左上「癸亥60」實際上都有符合規律，但就是中間「癸卯40」無法放入規律之中，雖然細審中間「癸卯」卜句在字體上與其他卜辭似乎有些微妙的差別，但仍在誤差之內，不好決斷，姑且列於此。《合》31630 若按照規律，「丁巳6」的上排應該是「癸酉10」而不會是「壬申9」，雖然可說「己巳6」是殘辭，未必整版都是卜夕卜辭，不過畢竟可能性極高，也列於此。

雖然上舉圖表七、圖表八都舉出一些「何二類」與「大龜七版」不同的文例，但整體而言，除了首甲以及尾甲有一些可能因時代造成的差異，筆者所見「何二類」龜腹甲的布局與行款大致上能對應「大龜七版」的樣式，有一定程度的規律性，透過對「大龜七版」的探索，有助於了解「何二類」龜腹甲的文例，未來能嘗試復原更多「何二類」的龜腹甲。

## 肆、餘論

雖然目前從甲骨字體、卜辭內容、行款文例，尚無法解答「大龜七版」為何出土於侯家莊的謎團，但這六片經有意識儲藏的龜腹甲，確實為學界提供深入探討「何二類」甲骨文例的珍貴資料。

學者們透過分析行款走向、鑽鑿布局、文例特色，已對「何二類」文例有了豐富的成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本文透過對「大龜七版」的探討，補充了其特殊部位的文例特徵，並援引其他「何二類」甲骨進行對比分析。透過「大龜七版」中《合》28011(甲3913)、《合》27146(甲3914)、《合》30757(甲3915)的卜辭分析，指出「何二類」偶爾出現的「第三列」鑽鑿雖有時會燒灼，但沒有相應的卜辭，所以可能不是正式的卜問，此論點也能對應到其他非「大龜七版」的「何二類」龜腹甲，因此「何二類」的左、右腹甲都只有兩列卜辭。確認此點有助於釐清「何二類」卜辭在龜腹甲的固定位置，提供綴合與擬補干支的依據。「大龜七版」的布局與行款雖有其獨特之處，但與「何二類」龜腹甲仍能大致對應，顯示出其刻寫方式存在一定的規律性。少部分無法與「大龜七版」首甲、尾甲對應的例子可能是受到時代差異的影響。「何二類」的完整腹甲很少，多為殘碎甲骨，未經綴合不易看出文例的特色。礙於蒐集材料有限，本文還有許多不足之處，希望未來以此研究為基礎，能綴合更多「何二類」龜腹甲，再進一步探討「何二類」龜腹甲文例的特色。

## 注

(1) 本論文為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NSTC 113-2410-H-031-053-MY2 補助支持，特此申謝。

大龜七版與何二類龜腹甲文例再探

- (2) 清·孫詒讓：《契文學例》(台北：藝文印書館，一九六三年)。
- (3) 胡光燾：《甲骨文例》(廣州：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一九二八年)。
- (4) 劉影：《殷墟胛骨文例》(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一六年)。
- (5) 何會：《殷墟王卜辭龜腹甲文例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二〇年)。
- (6) 孫亞冰：《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文例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四年)。
- (7) 劉影：《殷墟胛骨文例》，頁一二。
- (8) 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
- (9) 黃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臺北：文津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其後修改出版：黃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北京：科學出版社，二〇〇七年)。
- (10) 崎川隆：《賓組甲骨文分類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一年)，頁五。
- (11) 李學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 (12) 莫伯峰：《殷墟甲骨卜辭字體分類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博士論文，二〇一一年)。
- (13) 張昂：《何類甲骨研究》(上海：復旦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論文，二〇二三年)。
- (14) 張軍濤：《何組卜辭的整理與研究》(鄭州：鄭州大學歷史學碩士論文，二〇〇九年)。
- (15) 王蘊智：《殷商甲骨文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二〇一〇年)。
- (16) 戴可為：《何組卜辭字形整理與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國際漢語文化學院碩士論文，二〇一九年)。
- (17) 陳逸文：《中研院史語所殷墟第一到九次甲骨之整理與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二〇一三年)。
- (18) 張昂：《何類甲骨研究》，頁一三一—一七。
- (19) 王建军：《殷墟甲骨卜辭分期分類研究綜述》，《中州學刊》，二〇一〇年第一期，頁一五六—一六〇。
- (20) 宋雅萍：《商代背甲刻辭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二〇一三年)。
- (21) 黃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頁二二二、二三一、二三八。
- (22) 劉影：《殷墟胛骨文例》，頁一四七。
- (23) 董作賓：《安陽侯家莊出土之甲骨文字》，《董作賓先生全集》甲編(臺

- 北：藝文印書館，一九七七年），頁一一。
- (24) 何會：《殷墟王卜辭龜腹甲文例研究》，頁二六三。
- (25) 趙鵬：《殷墟有字甲骨骨鑿鑿布局與占卜形式探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二四年）。
- (26) 後出版專書《殷墟有字甲骨骨鑿鑿布局與占卜形式探研》。
- (27) 張昂：《何類甲骨研究》，頁二四〇—二四二。
- (28) 王立奎：《何組甲骨文書刻實踐研究》（鄭州：鄭州大學藝術學碩士論文，二〇一五年）。
- (29) 本文主要探討的是龜腹甲，所以討論的只有「大龜七版」中其中六版龜腹甲，但由於「大龜七版」為甲骨學界熟悉之專名，故本文中仍用「大龜七版」來指稱這六版龜腹甲。
- (30) 張昂：《何類甲骨研究》，頁二四六。
- (31) 張昂：《何類甲骨研究》，頁二四六。
- (32) 何會：《殷墟王卜辭龜腹甲文例研究》，頁二四六—二五二。
- (33) 摹本據本人博士論文《中研院史語所殷墟第一到九次甲骨之整理與研究》附錄摹本所修改。
- (34) 請參趙鵬：《殷墟有字甲骨骨鑿鑿布局與占卜形式探研》，頁六一—六一八。
- (35) 張昂：《何類甲骨研究》，頁二四一—二四二。
- (36) 為與前賢的論述較好比較，本文的「列」指的是直列；「排」指的是橫排。
- (37) 趙鵬：《殷墟有字甲骨骨鑿鑿布局與占卜形式探研》，頁六一二。
- (38) 董作賓：《安陽侯家莊出土之甲骨文字》，頁七四一。
- (39) 常規貞卜是指有特定的時間，辭例高度程式化，出現頻率極高的卜辭。概念請參見張昂：《何類甲骨研究》，頁一六一。
- (40) 董作賓：《安陽侯家莊出土之甲骨文字》，頁七四一。
- (41) 張昂：《何類甲骨研究》，頁二四一。
- (42) 「跳兆刻辭」為董作賓之用語，董作賓：《安陽侯家莊出土之甲骨文字》，頁七一二。
- (43) 據董作賓摹本所修改，參見董作賓：《安陽侯家莊出土之甲骨文字》，頁七三二、七三五。
- (44) 《合》二八〇一一（甲三九一三）左甲橋處有文字，但為記事刻辭，並非一般卜辭。
- (45) 合二九九七三也是類似的狀況。
- (46) 張昂：《何類甲骨研究》，頁一一八。
- (47) 本版甲骨為史語所發掘，筆者確認過照片，雖有兩個鑿鑿，但不是「大龜七版」的背靠背鑿鑿。

## 引用書目

- 王立奎：《何組甲骨文書刻實踐研究》，鄭州：鄭州大學藝術學碩士論文，二〇一五年。
- 王建軍：《殷墟甲骨卜辭分期分類研究綜述》，《中州學刊》，二〇一〇年第一期，頁一五六—一六〇。
- 王蘊智：《殷商甲骨文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二〇一〇年。
- 何會：《殷墟王卜辭龜腹甲文例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二〇年。
- 宋雅萍：《商代背甲刻辭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二〇一三年。
- 李學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 胡光燁：《甲骨文例》，廣州：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一九二八年。
- 孫亞冰：《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文例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四年。
- 崎川隆：《賓組甲骨文分類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一年。
- 張昂：《何類甲骨研究》，上海：復旦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論文，二〇二三年。
- 張軍濤：《何組卜辭的整理與研究》，鄭州：鄭州大學歷史學碩士論文，二〇〇九年。
- 清·孫詒讓：《契文舉例》，臺北：藝文印書館，一九六三年。
- 莫伯峰：《殷墟甲骨卜辭字體分類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博士論文，二〇一一年。
- 陳逸文：《中研院史語所殷墟第一到九次甲骨之整理與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二〇一三年。
- 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
- 黃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北京：科學出版社，二〇〇七年。
- 黃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臺北：文津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 董作賓：《安陽侯家莊出土之甲骨文字》，《董作賓先生全集》甲編（臺北：藝文印書館，一九七七年）。
- 趙鵬：《殷墟有字甲骨骨鑿鑿布局與占卜形式探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二四年。
- 劉影：《殷墟胛骨文例》，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一六年。
- 戴可為：《何組卜辭字形整理與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國際漢語文化學院碩士論文，二〇一九年。